

夏洛的网

[美] E·B·怀特 著 任溶溶 译



E. B. White

Charlotte's
Web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美] E·B·怀特/著 任溶溶/译

夏洛的网

Charlotte's
Web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洛的网 / (美) 怀特 (White, E.B.) 著; 任溶溶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8 (2014.11 重印)

书名原文: Charlotte's Web

ISBN 978-7-5327-6737-3

I. ①夏… II. ①怀… ②任… III. ①童话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 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9574 号

CHARLOTTE'S WEB by E. B. White

Charlotte's Web copyright © 1952 by E. B. White

Text copyright © renewed 1980 by E. B. White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renewed 1980 by Garth William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4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3-269 号

夏洛的网 [美] E·B·怀特 / 著 任溶溶 / 译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6 字数 109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737-3/1 · 4068

定价: 26.00 元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严重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

Lottie's Web

人“物”表

约翰·阿拉布尔先生

阿拉布尔太太

艾弗里——阿拉布尔夫妇的儿子，十岁

弗恩——阿拉布尔夫妇的女儿，八岁

霍默·L·朱克曼先生——弗恩的舅舅

伊迪丝·朱克曼太太——弗恩的舅妈

勒维——朱克曼夫妇的雇工

多里安医生

威尔伯——小猪

夏洛·阿·卡瓦蒂卡——蜘蛛

坦普尔顿——老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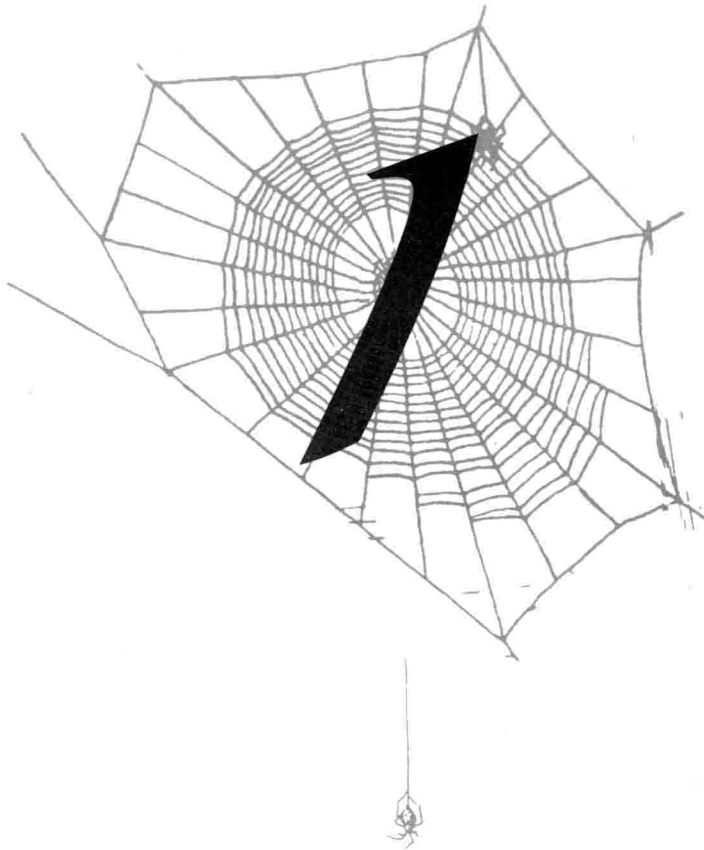


Lotte's Web

目 录

1. 早饭前 / 1
2. 小猪威尔伯 / 9
3. 逃走 / 14
4. 孤独 / 25
5. 夏洛 / 32
6. 夏日 / 42
7. 坏消息 / 48
8. 家里的谈话 / 52
9. 威尔伯说大话 / 56
10. 臭蛋爆炸 / 67
11. 奇迹 / 77
12. 会议 / 85
13. 进展顺利 / 90
14. 多里安医生 / 101
15. 蟋蟀 / 109
16. 上集市去 / 114
17. 叔叔 / 125
18. 凉爽的晚上 / 133
19. 卵袋 / 139
20. 胜利时刻 / 149
21. 最后一天 / 157
22. 温暖的风 / 165

Handwritten text,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,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.



早饭前

“爸爸拿着那把斧子去哪儿？”摆桌子吃早饭的时候，弗恩问她妈妈。

“去猪圈，”阿拉布尔太太回答说，“昨天夜里下小猪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他干吗要拿着把斧子去，”只有八岁的弗恩又说。

“这个嘛，”她妈妈说，“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。它太小太弱，不会有出息。因此你爸爸拿定主意不要它。”

“不要它？”弗恩一声尖叫，“你是说要杀掉它？只为了它比别的猪小？”

阿拉布尔太太在桌子上放下奶油缸。“别嚷嚷，弗恩！”她说，“你爸爸是对的。那小猪反正活不了。”

弗恩推开挡道的一把椅子，跑出去了。青草湿湿的，泥土散发着一股春天的气息。等到追上爸爸，弗恩的帆布鞋都湿了。

“请不要杀它！”她眼泪汪汪地说，“这不公平。”

阿拉布尔先生停下了脚步。

“弗恩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你得学会控制自己。”

“控制自己？”弗恩叫道，“这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你还说什么控制自己。”泪珠滚滚流下她的面颊，她一把抓住斧子，打算把它从爸爸手里抢下来。

“弗恩，”阿拉布尔先生说，“养小猪的事我比你懂。落脚猪麻烦大着呢。现在让开吧！”

“可是这不公平，”弗恩叫道，“小猪生下来小，它自己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，你也把我给杀了吗？”

阿拉布尔先生微笑了。“当然不会，”他说着，疼爱地低头看着女儿，“不过这是两码事。女孩小是一回事，落脚猪小又是一回事。”



“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，”弗恩回答说，仍旧抓住斧头不放，“我听到过那么多不公平的事，这件事是最最不公平的。”

阿拉布尔先生脸上掠过一种古怪的表情。他自己好像也要哭了。

“好吧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先回去，我回家的时候把这落脚猪带回来，让你用奶瓶喂它奶，像喂小宝宝似的。这下子你就会看到，对付一只小猪有多么麻烦了。”

半小时后，阿拉布尔先生回家来了，胳肢窝里真夹着一个纸箱。这时候弗恩正在楼上换她的帆布鞋。厨房的桌子上，早饭已经摆好，房间里透着咖啡、熏肉的香味，湿灰泥的气味，还有从炉子里飘出来的柴火烟味。

“把它放到她的椅子上去。”阿拉布尔太太说。阿拉布尔先生就把纸箱放在弗恩的位子上，然后走到水池旁边洗了手，用滚筒架上的擦手毛巾擦干。

弗恩慢慢地一步一步下楼。她的眼睛哭红了。当她走近她那把椅子的时候，那纸箱摇摇晃晃地，里面发出抓扒的声音。弗恩看着她爸爸。接着她掀起纸箱盖。从里面抬头看着她的，正是刚生下来的那只小猪。是只小白猪。晨光透过它的耳朵，把它们映成了粉红色。

“它是你的了，”阿拉布尔先生说，“你让它免于死。愿老天爷原谅我做了这傻事。”

弗恩盯着小猪看，眼睛怎么也离不开它。“噢，”她很轻轻地，很轻地说，“噢，瞧它，它棒极了。”



她小心地盖上纸箱。她先亲亲爸爸，再亲亲妈妈。然后她又打开箱盖，把小猪抱出来，贴在脸蛋上。这时候她哥哥艾弗里走进房间。艾弗里十岁。他全副武装——一只手握住一支气枪，一只手握住一把木头短刀。

“那是什么玩意儿？”他问道，“弗恩得到什么了？”

“她来了位吃早饭的客人，”阿拉布尔太太说，“你去洗手洗脸吧，艾弗里！”

“让我看看它，”艾弗里放下枪说，“这么可怜的小东西也能叫做猪？它真是猪呱呱叫的样板——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。”

“快去洗洗，来吃早饭，艾弗里！”他妈妈说，“还有半个钟头校车就到。”

“我也可以有只猪吗，爸爸？”艾弗里问道。

“不，我只把猪送给早起的人，”阿拉布尔先生说，“弗恩天一亮就起来打抱不平，要扫尽天下不平事。结果呢，她现在得到了一只小猪。没错，它是很小，只有一丁点大，不过到底还是猪。这正好证明，早起的人会有什么好处。好了，我们吃早饭吧！”

可宝贝小猪不先喝上牛奶，弗恩是吃不下去的。阿拉布尔太太找来一个婴儿奶瓶和一个橡皮奶嘴。她把热牛奶灌进奶瓶，套上奶嘴，递给弗恩说：“给它吃它的早饭吧！”

紧接着，弗恩坐在厨房角落的地板上，把她的小宝宝放在膝间，叫小猪吸奶瓶。小猪虽然小，胃口却很好，很快就学会了。

校车在大路上按喇叭了。

“快跑！”阿拉布尔太太抱起弗恩怀里的小猪，在她手里塞了个炸面圈，吩咐说。艾弗里抓起他的枪，又拿了一个炸面圈。

两个孩子奔到外面大路上，上了车。弗恩不理车上的同学。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车窗外，一个劲儿地想，这是一个多么快



乐的世界啊，她一个人拥有一只小猪，又是多么福气啊。等校车来到学校时，弗恩已经给她的宝贝猪取好了名字，一个她想得出来的最漂亮的名字。

“它的名字叫威尔伯，”她悄悄地对自己说了一声。

她正在想着她的小猪，这时老师问道：“弗恩，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是哪里？”

“威尔伯^①，”弗恩像做梦似地说。同学们格格笑起来。弗恩脸都红了。

^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应该是哈里斯堡。

Handwritten text,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, located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.



小猪威尔伯

弗恩爱威尔伯胜过一切。她爱抚摩它，喂它，把它放在床上。每天早晨一起来，她就去热牛奶，给它围上围涎，拿着奶瓶喂它。每天下午，校车在家门口一停下来，她马上跳下车，登登跑到厨房，又给它弄牛奶。吃晚饭的时候再喂一次，睡觉前又喂一次。弗恩上学的时候，就由阿拉布尔太太每天中午喂它。威尔伯爱喝牛奶，再没有什么比弗恩喂它热牛奶更让它开心的了。它抬起头来，用深情的眼睛看着她。

在威尔伯生下来的头几天里，它给安置在厨房炉子旁边的箱子里。后来阿拉布尔太太说话了，它就给搬到板棚里，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箱子。长到两个礼拜时，它又给转移到户外。这是苹果开花的时节，天气越来越暖和。阿拉布尔先生在一棵苹果树下圈了一小块地给威尔伯做猪栏，为它备了一个大木箱，里面堆满麦草，木箱开了一个门，这样它就能随意进进出出了。

“夜里它不会冷吗？”弗恩问道。

“不会，”她爸爸说，“你看着吧，看它会怎么办？”

弗恩拿来一瓶牛奶，在苹果树下的猪栏里坐下来。威尔伯跑到她面前，她端着奶瓶让它吸。喝完最后一滴牛奶，它呼噜呼噜着，瞌睡蒙眬地走进木箱。弗恩低下头朝门里看。威尔伯正用它的鼻子拱麦草。转眼间，它就在麦草里拱出了一条地道。它钻进地道，完全被麦草盖住，不见了。弗恩看得入了神。知道她这小宝宝盖上麦草睡觉不会冷，她放心了。



每天早晨吃过早饭，威尔伯就和弗恩一起走到大路上，陪她等校车。她朝它挥手告别，它就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校车拐弯看不见为止。弗恩在学校的时候，威尔伯给关在它的小猪栏里。她下午一回家，就把它放出来，它跟着她到处溜达。她进屋它也进屋。要是她上楼，威尔伯就等在楼梯脚边，直到她再下下来。碰到她用玩具婴儿车推她的洋娃娃去散步，威尔伯会在后面跟着。有时候威尔伯走累了，弗恩干脆把它抱起来，放到婴儿车上，躺在洋娃娃的身边。威尔伯最喜欢这样。要是太累了，它会闭上眼睛，在洋娃娃的毯子底下睡觉。它闭上眼睛时的样子真好看，因为它的眼睫毛很长很长。洋娃娃也会闭上眼睛，这时弗恩就把车子推得很慢很轻，以免吵醒她的两个小宝宝。

